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崖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施 莘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十九

宋方岳撰

啟

代通丁察院

伏以地接莆田之近雅識行秘書天開柏府之嚴凜有
真御史方時仗馬辱我臺烏偉哉朝陽之鳴破此晝冥
之晦恭惟蘊著蔡先見之明而發之勇挺松柏後凋之

操而守之堅粵自易東共推斗北接武變龍遙羽鷖鷺
有嘉坤六二之直方當道豺狼安問狐狸聿逢乾九五
之剛健謂顏路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奈何幸陰
霾之劃開赫陽光於晦蝕試嘗讀宥府編摩之兩疏已
條上皇家綱紀之一端矧乘驄當不諱之朝而冠豸立
敢言之地想驚傳為殿上虎羣小人斂迹避之彼局促
如轅下駒有識者寒心久矣地天之泰堂陞自孳然魏
鄭公為良臣不願忠臣何煩彈擊抑魯仲連非國士迺

天下士遙奉都俞某遭逢熙朝傳誦蹇諤學錦製於琴瑟更張之後詎曰斗辟縣而不為如璽絲於杼軸空荒之餘夫豈肅政臺之所許清議之畏赤立奚憂每自賦先生鐵作肝之詩其敢為此翁身是膽之事儻取縉紳之公論不廢綈袍之故情雖筆陋墨凡尚能作石徂徠聖德之頌使山搖嶽動亦將著韓昌黎諫臣之書翹想風猷慄如霜凜

代通王宰

伏以天各一涯幾費池塘之春夢地方百里適分隣壁
之夜光矧同班飛太史之鳬敬憑橫傳故人之鯉時其
後矣喜則跼然恭惟某官落霞孤鶩之辭英鷺雲遊龍
之墨妙斗以南斗以北獨高奎宿之躔江之西江之東
兩贊使星之幙曩間畫諾備極拊摩於以知寶婺之源
賴有此玉山之秀晝簾之寂夜戶自恬大夫曰賢何乃
奏瑤琴於五柳之縣天子有詔爾其鏘瓊裾於萬筍之
班某一拜以還幾年于此方買犢叢山之底誰念吾民

之最窮想傳驂野驛之寒曾入君侯之太息敢不三沐
願聞一言堯舜為吾君民毋憂掣肘魯衛之政兄弟繫
欲比肩翹企金相庶幾玉我

代通度侍郎

伏以容臺進宗伯之班幸哉覩鳳巖邑從大夫之政屬
耳飛鳧敢緣一日之私切幸二天之近寫之斐墨企此
渥丹恭惟某官粹然蜀珍陳在廟璉貝宮胎寒而弄明
月挾文響以孤鏘蓬山秋老而吸朝霞眇塵氛其獨立

偉蠶叢之開國多麟德以尊朝上方嘉殿西角之頭代
不乏老東坡之手謂綿絕之儀陋矣疇一洗之繁典章
之盛郁然有諸老在每讀壇登禮樂卿之句雅知世推
翰林伯之文司宗夙夜寅清堯有一夔而足侍臣日月
獻納周其百世可知如使彌綸乎二三公之間必將鋪
繹其六五帝之學適觀說命盡展臯謨某不勝馬跡之
間關翹企龍門之岌案南而東之數千里何堪糊口之
忙恍其惚矣五十年轉覺許身之拙試之以製錦奈何

乎焚絲瞻彼春曹茲予夏屋思昔世父識小異於千人
之中有懷明公誦新句於百僚之上敢借此以藉手儻
聞之而動心愛其人者愛屋烏况復兒曹之在觀吾政
而觀野雉亦惟父老之知

代通蔡總郎

伏以蜚聲斗北爛其郎宿之暉出宰江東幸甚使天之
近敢於傳鯉告以眊龜伏念某汗青者流副墨之子窺
諸父詞林之根柢何碌碌未有奇藉一官家世之蔓延

寧鬱鬱久居此雖張儀之舌在豈虞醜之骨屯粵自落
南極知計左挾書冊於關雪嶺雲之外化衣襟以蠻烟
瘴雨之腥方與庾梅而別歸又為陶柳而驅去思昔中
牟之化今已在七不堪之間正復陽城之生亦付之六
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為此來安知債邑之窮介在叢
山之底厥土剛燥歲無萬寶之穰其民焦熬家乏百金
之殖蓋凜然其掣肘亦何為乎折腰獨以鷦鷯之一枝
適覽鳳凰於千仞則其依嚮詎不切深恭惟某官以中

郎人物之宗傳魁省文章之印所謂有是父有是子鬱
然歆向之家其將使吾君使吾民盛於堯舜之世有美
三衢之頌略如兩漢之循民方佩犢而帶牛時或鳴狐
而嘯鼠曰司直吾父母至則息潢池之兵觀而曹皆鄉
鄰豈欲為綠林之盜奪情而起革面如攜於此見信之
及豚魚亦焉用威之以貌虎是為素蘊上所深知若然
則出總於軍儲夫豈惟有事於邊圉侯誰在矣未嘗不
嘆曰江左之有夷吾遲之幾何亦將相戒以中國之相

司馬其靖言綿薄惟恐錦傷保障乎蠶絲乎擇斯二者
山嶽也河海也孰能一之尚邀福於前人亦有辭於永
世

代通余侍郎

伏以鵷班峻極所恃二天之我知鳬舄卑飛願聞一語
以自壯亦云僭矣其與進之恭惟某官語言寶宇之森
羅人物玉山之秀整星辰而上江河而下要是文章之
一奇泰華為高滄海為深猶及承平之諸老垂璫深嘉

其端雅鏘瓊幾徧於清華顧今買爵之憂倍覺入流之
冗臭銅之子忽已青衫毛錐者流弗如紅腐豈不知賢
愚之同滯此亦恐君相之欲聞深想中書密勿之間妙
有異日彌綸之畧廼制曰可惟汝其諧臬不勝餬口四
方之忙何堪重趼百舍之役出入梅花之嶺巾屨亦腥
浮沉明月之舟簡編無恙初臨巖邑恍在窮山遽欲賦
歸去來兮之辭姑亦作無可奈何之計安得近舍皇甫
提不使為足下之游談但願生識韓荊州儻尚記車中

之半面瞻斗以北如水之東

代通方提刑

伏以繡衣而立霄漢聿瞻使者之星墨綬而走塵埃切
嘆郎官之宰雖迫有天淵之隔方將戴日月而行敢以
名聞道其懷仰恭惟某官周雅壯猶之老唐詩元勲者
流當其揮玉塵於宗藩固已鏘瓊裾於帝宸胡為駢讞
迺輒鵷班曰古者有德惟刑必吾儒然後知此矧我朝
以仁立國於民生若恐傷之徑煩丹筆之春盡布紫泥

之旨然金科奉九重之敬恤而玉山有一卒之叫謹繫
我甘棠勤公行李持斧而捕盜賊想聞暴公子之威名
騎竹而走兒童復見郭細侯之故事少駐凝香之寢難
稽聽履之朝某徒抱區區見為碌碌昔我世父竊意為
生馬之駒許以象賢乃畫成類狗之虎歸眠詞林之衣
鉢無忘家世之箕裘粵自落南幾於敗北尉溧陽而吟
借家具寧免郊寒令彭澤而賦歸去來欲從陶隱偶脫
瘴煙之澁勒尚驚風雨之漂搖方自拔於選階曾何知

於縣譜邑而謂之債邑蓋亦望而凜然民皆可為良民
或相安於拙者亦惟綿薄退懼錦傷一婦不織一夫不
耕敢廢農桑之課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尚邀鞠草之仁

代通陳漕使

伏以遡函丈之席無日不仰於諸談奉咫尺之書此意
獨馳於清夢諒記韓門之弟子自羞吳下之阿蒙每聞
華除有懷雅望雖莫激西江之水洗此傾思惟具瞻北
斗之躔為之贊喜恭惟某官骨格金莖之露精神玉壺

之水吸沆瀣而餐朝霞幾欲絕人間煙火之氣被明月
而珮寶璐要自是天上神仙之流方其駕蟾蜍而飛固
已搏鵬鵬而上有用之學無施不能銅虎符竹使符兩
入三刀之夢木牛運流馬運載歌萬竈之屯諒迄外庸
式遄中詔出駘蕩經馭娑華涂在步武之間叫閭闔呈
琅玕高論妙語言之外僉所矚者身其見之某肝鬲無
奇頭顱如昨夜讀寒窓之雪已負初心曉看前山之雲
居懷慚色雖了痴兒之事不幾俗吏之為事先生于茲

有年恍記孔融之絳帳見似人覺然而喜寧忘范叔之
綈袍

代通吳總卿

伏以遡魁躔於斗北於皇吾道之華分巖邑於江東幸
甚使天之近仰榮光之下屬賁弱翰之未遑如責以世
俗事大之恭當已獲門墻廢禮之罪敢不自訟道其所
懷恭惟某官由孟氏之後而得其傳出漢庭之右而奪
之氣大對陳天人之槩內之治中國而外之治要荒此

聲揚梁楚之間上不負天子而下不負所學自其裒然
子大夫之首固已輩諸名卿相之流方排閭闔呈琅玕
之奇乃羞崑崙薄蓬萊而去蓋以有事於邊圉小煩出
總於軍儲士飽而歌勇自百倍敵歸相戒誓毋再來豈
但使錢穀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於此見忠信篤敬之孚
非徒州里王人叙諸侯之上雖曰無以易堯賢者為邦
家之光正恐思不見賈某所歸戴者敢誦言之竊以昔
者孔融登李膺之門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今

事會何幸親逢三千字而日未斜大父嘗窺於竝議九萬里而風在下吾翁亦並於英遊瞻言再世之逢雅有一日之好則其依嚮詎不切深愛其人者愛屋上之烏况復子孫之在觀吾政而觀桑下之雉所恃父兄之知

代通交代趙宰

伏以束帶而見督郵肯為噲伍彈琴而治單父愧在盧前雅於伯仲之間最有子孫之契可無辭令道此情悰恭惟某官蔚然麟趾之英允矣虬髯之似吟剡水三更

之雪此興甚高飽鑑湖一曲之秋其清可掬肆以烹鮮
之政得於訓鯉之傳意其駕風雲而上星辰易於決汝
漢而排淮泗胡鬱綰銅之緒少遲鳴玉之班季方難弟
而元方難兄共此閭江之淥周公拜前而魯公拜後式
遡漢殿之春某五技已窮百為皆繆菊荒舊徑但欲賦
歸去來今之辭茅葺高齋詎敢作居無幾何之計正有
疵繆以累高明四顧而解金牛慙新硎之發刃一洗而
空凡馬觀敏手之揮毫敢告及瓜之期敬諏行李之御

代通王倉使

伏以占使者之星粲魁躔於斗北愧郎官之宿分稠邑
於江東矐言出岫之雲共飲入閩之水聞里老父私相
語矣謂鄉先生其必憐之恭惟某官妙攝玉兔之毫幾
跨金鰲之背方賜對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
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詞林世少雙而文有體當其呈
琅玕而器閭闔謂已朝閭風而夕崑崙胡為勇去於筓
班迺肯平放於衆庾意者皇華之使簡於清燕之間若

曰欲聚民毋聚財何俗吏之念不到此自昔有弊人無
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切嘗窺蕭平原詳試之才真
不負賈太傅治安之策民豈無瘼公其有瘳第聞芝字
之香遍直花塲之暖敢端此笏引睇于庭某技止黔驢
樸如鄭鼠三戰犇北燈寒幾絕於韋編一官落南衫老
半枯於荷葉每賦澁勒檳榔之霧雨偶脫蕭條茅葦之
瘴烟迄班引於嚴宸復驅來於債縣至則數家聚耳坐
想吾民之窮知者幾何人哉誰憐作邑之苦幸枌榆之

相望豈桃李之不言于彼高崗而鳳凰鳴雖迥殊於寂寞既成大厦而燕雀賀將自樂於棲遲仰黷盛心不任
覲面

代通林泉使

伏以寶冶騰輝切仰韓文公之斗銅章課政有開蘇刺史之天可無傳鯉之書告以眠龜之日恭惟某官五鳳樓之巨筆九龍冀之大鏞繇孔壁汲冢先秦古書以來口授若決雲夢凡周誥殷盤莊騷太史所錄手挾以分

天章要是道山神仙之流盡絕人間烟火之氣何至屈
臨於園府聽其久去於方壺仰窺上心斷有深意謂朝
廷權山澤之利緊欲上足國而下足民惟君子知財貨
之源能使輕權母而重權子俗吏念不到此吾儒容可
忽諸如其推鑄金以鑄人即所謂範模而範世三節名
矣一陶冶之其鹿鹿無奇魚魚自守六題十二體故家
之衣鉢猶存五車數萬言矮窓之燈火良苦乃鬱鬱而
居此豈區區之所期粵自落南幾於敗北偶脫黃茅之

瘴通班紫禁之雲竟分邑於山間如置身於井底飛尚
方之舄敢以硯新而優為有造化之爐母曰鑛頑而棄
去

通權教蔡僉判

伏以挹芝眉於鶴府曾論師學之同揚木舌於鱣堂武
借賓僚之重得君為代告我以情蓋將綢繆朋友之交
其必脫畧世俗之外云胡不喜久已相知恭惟某官得
中郎之異書攜君謨之妙墨嘗袖周官而獨往豈惟識

河汾王氏之傳欲起漢儒而與言當盡得洙泗聖門之
蘊方其披琅玕以叫閭闔謂且跨元圃而登崑崙奚為
環滁山水之間肯尋歐陽文字之樂依芙蓉於儉慢漫
穿從事之衫采芹藻於魯宮每重博士之席於以見斯
文之寄其或舍吾曹而誰適有蠶函置之渠觀其粵從
雨別坐想風期思昔老先生幾眼空於四海每評諸弟
子僅齒及於數人顧惟見收於特北之餘亦曾未快其
圖南之適推一變於別省難失旦而始鳴儕八愷於甲

科鴻遇風而猶却孰為幸會辱在交承有嘉益友之分
深敢嘆廣文之官冷山行六七里想未寒鷗鷺之盟雲
飛九萬程恐莫企鵬鵬之化願聞一語謹已三熏

通丁憲

伏以有美皆山雖遠長安之日於樂洋水聿瞻使者之
星獨抱遺經而來所恃會盟之主敢於傳鯉告以眠龜
恭惟某官得學問於陽東垂聲光於斗北簫韶儀丹穴
之鳳匪但甲科籌帷剗碧海之鯨迄安丙枕當其腦余

吾而隴沙漠謂已朝閭風而夕崑崙乃頻洪範之作鹹
無亦多材而自苦意者皇華之遣簡於清要之間若曰
欲聚民毋聚財何俗吏之念不到此自昔有弊人無弊
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第聞芝宇之香遍直花塼之暖
謹書之笏引僚于庭某涉世最迂識字可數寧為雞口
僅推別省之一夔垂上鰲頭竟列首科之八愷既傳臚
於曉殿肆分教於康廬將求白鹿之遺書喜有伯魚之
故武遽傳悲於風木永增慨於泮芹不得已而遊琅琊

山水之間所可諉者則歐陽文字之樂倚博士之席正
俯首西南之諸峯掃相君之門已馳心東北之一候不
知其僭敬誦所聞

代趙丞謝解

伏以哦竹笑丞哉之負幾羞澁於父書蹈槐隨舉子之
忙或揶揄其兒戲敢意鵲頭之選偶分麟趾之暉竊伏
思惟適有僥倖昔我皇祖篤叙宗盟乃瞻箕裘易染膏
梁之習俾同韋布自收翰墨之功此豈直角無用之文

亦因以觀平生之蘊如曰志於得耳則吾夫何慊哉蓋
場屋所以假塗寧忝有唐之科目謂辭章特其餘事況
復神堯之子孫凡我銀潢無忘鐵硯如某者襟靈不韻
骨相最凡雨寒幾落於簷花所未傳者家學衫老半枯
於荷葉亦多鄙其世恩澤祖笏以未甘彈儒冠而良苦
雖技止雕蟲之巧然功慚畫虎之難意者丹成而九返
其魂胡為璞獻而三則其足場屋恍驚於昨夢詔書又
逼於秋風戰豈屢北耶雪案之燈故在吾亦欲東耳雲

衢之興甚高勇於請行幸而得雋此蓋恭遇金石右文
之化丹青左戚之儒德裕不喜決科肯為詭論王吉欲
除任子深厭庸流乃從吏於棘闈濫吹噓於竽奏某敢
不挈菟舊業就緒初心擊水而搏扶搖如借鵬程之翼
排雲而叫閭闔敢嬰驪頷之鱗

代汪表姪謝解

伏以聖天子新端平之政飭士習者再三卿大夫登賢
能之書推禮樂於第一稟有盧前之愧喜無牛後之嘲

何德堪之為偉多矣試嘗謂士生堯舜之世誰不欲身
致晁董之科矧惟琴瑟之更張豈復笙簧之雜襲風飛
雷厲漢札十行地闢天開唐文一變乃酌計偕之額聿
回儒學之心于然而來卓乎其傑猶共遜中原之鹿人
人自謂得之至獨為前列之龜區區祇有慙耳顧如某
者僅若而人結髮從諸公遊竊考太平之典東書有四
方志願為君子之儒雖極知文舉之才疎未易詆洛陽
之年少一燈夜雪兩戰秋風思昔故家起龍魚而洗日

繫我李父有鵬鶚之在天寥乎相業之無傳幸而書種
之不絕賈予餘勇與衆先登孰云揚秬之前或嘆穿楊
之巧邑有故事人多誦言謂疇昔當甲午之元嘗魁北
斗以春秋無已亥之誤遙冠南宮意其氣數之循環俾
此功名之破的茲蓋恭遇蜀文翁之教化今韓愈之聲
光挾雲漢分天章涵浸詩書之澤呈琅玕叫閭闔釀薰
翰墨之香言觀才屈宋而道義黃將使家臯變而人稷
契玉我文明之治鏘然熙洽之朝有嘉燕凝不知螽躍

迄致遼東之獻亦空冀北之羣某敢不連拔茅之征乘
破竹之勢鳥之鷙累百數而不如鷄已先雌伏之卑鯢
之大幾千里而化為鵬適借雄風之便丹衷所屬赤牘
奚殫

代大兄謝解

伏以鴈行別省謬推李廣之無雙鶚薦計臺乃寘牧之
於第五事有出於偶爾人或謂之當然雖未信月評之
是非亦姑免秋風之寥落嘗謂文章雖有定價然而場

屋特其假塗歷觀隋唐以來問學之卑竊嘆晁董而有
科舉之累波流之漫風靡以從至今日而謂之時文豈
聖門所望於儒者吁幾年於此矣誰一洗而新之如某
者聞道最迂識字可數悲歌長鋏飽諳世路之濤瀾癡
守短檠倦聽雪樓之鐘鼓嘗撫周官而太息欲起漢儒
而有言其如文聞哇陋之為不過書生咕畢而已乃難
入箏琶之耳已久寒筆硯之心科寧有利不利耶奚必
南之燕而北之粵時所謂可則可耳豈真愚於虞而智

於秦幸而見收誠不自意茲蓋恭遇鯁論子方之家世
麗漆子西之典刑驄馬退朝共駭鐵冠之御史木牛流
運誓安井絡之邊民言觀才屈宋而道義黃且欲家皐
夔而人稷契玉我文明之治鏘然熙洽之朝有偉會盟
適為座主乃賈揮毫之勇迄今換骨而仙某敢不緒緝
所聞激越其志獨慙兩宋弟不可以先之要有一韓敵
自為之驚耳勉旃行矣當亦褒然

代謝陞陟

伏以十室必有忠信錦製何功一字嚴於春秋褒譏甚寵不圖今日復見古風每觀世道之波流竊嘆人情之瀾倒一鵬挾兔則必子公帝城之書五羊易牛猥曰孔融通家之契勢利之合習俗所同故天下無公是非惟視緘滕之巨力雖常情有私好惡難記綈袍之故人矧如蟣蝨之官旁乏蚍蜉之援未及識荆之半面且微蟠木之先容儻然取之猗與盛矣顧某碌碌徒抱區區蓋嘗從諸老之遊未甘為俗吏之事簿書耳獄訟耳固已

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繭絲乎直付之六太息而已曾
何材謂而有聲稱豈聞下堂之言遂取溝中之斷刺馳
雄墨紳佩雌黃月明而烏鵲依豈待繞枝之三匝水擊
而鯢鵬化是為運海於一飛此蓋恭遇如古人之特達
而急於賢慨公道之寂寥而立於獨恥脅肩而進者寧
取呂醫山人以為高市駿骨以先之不緣諫議書信而
後予恭惟盛德有激懦衷某敢不自慶所遭勉思其至
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敢辱知己毋失名譽善事上官不

為私謝第持家訓仰報師門

代謝薦舉

戴刺史之二天秋踰爪戌得將軍之一諾春在桃蹊庶
其無錦製之傷否則奚袞袞之寵於以藉口敢無銘心
蓋聞吾儕私相謂之辭每嘆天下無可為之邑簿書耳
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繭絲乎直付之六
太息而止况復墮鼎湯之沸安得徹壺冰之清凡其戴
星而來例皆數日而去苟赦其不閑教訓而免於罪戾

為幸已多遽許以備著勤勞而達夫政經則吾豈敢有
如某者僅若而人抑嘗觀循吏傳之所書未甘與流俗
徒而為伍慨魯恭不可見已邈乎乳雉之仁然武城亦
奚為哉莞爾割雞之笑一用其拙三年而餘人謂斯何
戒爾西征之行李候誰在矣有吾東道之主人眼驚雄
墨之飛穎汎雌黃之過此蓋恭遇妙探拔茅之繇無忘
采菲之詩一氣轉而天下皆春隨試洪鈞之轉九里潤
而京師蒙福豫儲丹宸之求雖微襪線之材亦軫袴襦

之念藐茲去尹辱在諸生某敢不祇此謚言作其懦志
去之日如始至謹以書子張之紳矜於人曰已知何啻
執李膺之御

代謝任滿

種彭澤之柳化工倍費於春暉熟楚邱之瓜歸興已濃
於山色如釋百鈞之負凜有二天之臨敢不書紳跂茲
解組蓋今日無可為之縣在吾曹微捷取之塗非不知
為保障為繭絲之兩難寧償邑債亦惟曰有社稷有人

民則一耳第守官箴幸而令更誠不自意伏念某朴如
鄭鼠技止黔驢操刀而製錦其傷實多曾何一日之敢
暇學綬而安弦亦在乎熟比及三年而有成始為此來
已甘汰去承乏於十羊九牧之後無怪乎征稅之籍虛
相仍以二蝗三旱之時轉覺其催科之政拙每旋觀而
歎息不圖至於今茲靖言所遭厥惟有自此蓋恭遇漢
循吏傳之嘉政古君子儒之盛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盡
入胸中之雲夢皜皜乎不可尚已詎知皮裏之陽秋洪

惟包涵毋庸束濕謂治道去甚者耳未害許丞之贗雖
撫字奚勞之云亦滿陽城之考某少焉交篆行矣班庭
故將軍無能為宜願狐濡其尾新令尹來何暮尚虞狼
拔其胡式覲矜慈是為終造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

分樞邊城茂聞治狀進班遽閣猥玷除書蓋懇切而牢
辭者凡六章其超超而未遑者餘半載終莫回於成渙
亦竊慮於瀆蒙雖李廣數竒正不羨侯於校尉然汲黯

妄發或疑敢薄於淮陽早夜以思進退維谷正恐酬恩
之無所復虞留令之有誅宜賤而褒以榮為懼伏念某
馬齒加長艱技已窮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報國之心猶
鐵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憂時之駿欲銀旋觀兵氣之纏
可駭旄頭之彗孰禦強鄰之見逼尺土皆安盍來羣策
以防秋寸陰是惜今乃脉絡之不貫安得精神之自強
內阻外訌事已至此朝奏暮報人尚遲之胡為書檄之
交馳竟令歲月之虛老思慮所及夢寐亦驚若然則進

直於西清亦奚以少寬於北顧言觀綸綍有覲縉紳茲
蓋伏遇妙造化之權公刑賞之柄陳十事以堅帝意首
及人材有一德以享天心力扶世運進言之暇勸上勿
遺使非意之僥踰迄不容於控避某已上丐骸之請難
忘刻骨之銘一夫向隅為主憂豈敢懷於猷畝四郊多
壘則臣辱慨徒死於封疆

代謝除軍器簿

班聯廷理俾共贊於邊籌簿最司兵忽驟還於朝著何

過聽之及是感誤知而凜如伏念某早由諸生偶竊末
第遭時多事顧毛錐子安用哉不學少文蓋黔驢技止
此耳徒以叔舅適當於梱寄得同子姓參典於軍書每
慙區區紙上之傳焉有婉婉幕中之畫縱或因人而成
事其敢貪天以為功展我甥分孰云無忌之酷似有吾
道在自甘李廣之數竒惟公朝欲增重於制垣故內幕
亦屢膺於宸綍啟刑書而庶中正未遑入佐於法卿除
戎器而戒不虞乃復叨居於短簿況伯舅長錡欄之務

在一時為冰玉之榮雖自為謀殆無過此茲蓋恭遇以
吾身為世道之標準以吾心為人物之權衡妙幹一元
措天下於四維之固兼收羣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曾
微封非之遺於樂菁莪之育致茲冗散亦被生成某敢
不服此厚恩勉旃遠器弓人為弓而矢人為矢將技藝
之咸精智者謂智而仁者謂仁惟鈞陶之獨運行瞻光
範盡布輪囷

代謝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

羽書旁午兵氛未靖於窮邊紫殿陞華軍紀聿嚴於大
相此固廟謨之宏遠其如物望之卑凡既莫遂於懇辭
不得已而昭受敢告吾相恐負已知蓋聞祖宗之盛時
已分文武而異轍儲書禁殿所以優崇篤學之儒授鉞
元戎所以假借馭軍之柄豈有俗吏而班之中祕豈有
庸材而使以大名顧天下安天下危兩注之意然闕以
內闕以外一惟其人貌是微踪疇當重寄伏念某頭顱
欲老肝鬲無奇對越一心雖誓不以敵而遺君父驅馳

五載乃未能安邊而立功名間者援師之西捷報彼戈
之北是殆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為功夫何異數之
便蕃抑重微躬之惕厲思昔先考遇知寧皇凜有威名
猶加大於十稔無塵之後奮繇科第僅遺榮於九原莫
起之餘豈伊不肖之孤克邁前人之睠此蓋伏遇愛人
材如護元氣興治化如播大鈞非道不陳於前惟天保
采薇之次第有謀入告於后皆車攻杖杜之規模蓋嘗
欲釐百工而庶績熙豈但曰整六師而四方服顧瞻東

鄙幸禦北風故寧就錄焦頭之勞毋或久勤拊髀之歎
致茲庸瑣亦誤褒綸某敢不永矢捐軀無忘嘗膽惟上
策莫如於自治疇非借箸之時彼遠人何有於常強但
勵枕戈之志忠憤所激臨鑒在茲

謝除禮兵部架閣添差制幹

伏以贊畫戎垣恍失邯鄲之步策名故府又為淮海之
遊江山未厭於逢迎歲月幾何其契濶一陶厚矣再駕
瞿然伏念某蠢簡故貧牛衣猶暖半畦夜雨甘自隨黃

獨之鑱兩髻秋風已不作青衫之夢等輩迫之於場屋
詞章奚有於度程亦惟山林鄙野之人未解世俗媿阿
之語寧為難口雖別聞先諸子之鳴幾上鰲頭而當路
斥老生之戇時已不偶今其謂何故方解襪襖於田間
未免化甍鑿於塞上每懷士稚風濤作擊楫之聲竊憤
元顏沙草瘞沿邊之骨顧頻年之多事豈吾國而無人
乃飛塵餘赤野之灾而淒雨嘯青燐之鬼寧復煙火萬
里之氣象抵傷山河兩戒之圖書恨無能為惟有痛哭

謂此曹宜東高閣請俟太平矧多病欲歸故廬自知坎
壝夫何誤渥仍贊舊知與聞典故之藏增重賓僚之遣
繫錯節盤根之無取然輕車熟路之可尋兮藥揚州嘆
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太哉
坎圯之中容此么微之賤茲蓋恭遇以帝典熙庶績以
皇極受羣材日月亭午而無斜陰已開治象天地既交
而成泰道盡入鈞衡念衆星共北太乙之居屬大相重
東諸侯之寄遂使菁莪之樂育亦勤棫樸之能官某敢

不夙夜在公東西唯命文書盈於几閣固非庸陋之堪
任勝筭運於籌帷式覲艱難之共濟庶洒腐儒之恥用
酬真相之知

謝制使趙端明

伏以無補玉垣滿當解去誤塵金耀趣使復來蓋三騰
薦禰之章喜再有依劉之幸自嘲元白倍費雌黃伏念
某起山林憔悴之餘極門地單平之最抱璞而泣莫知
我兮鼓瑟雖工其誰好者何一望末光之始如三生夙

契之歡政以冷官愁紫邏之雲乃不暖席入青油之幕
癖而自信眊眊中耿耿者尚存愚且弗移與世間落落
而難合敢圖國士之遇獨推男子之奇行天下得此於
人固亦寡矣觀遠臣之所為主若將終焉適老親一病
之幾危而羈官百憂之交集兄伯遽沉於泉壤室廬久
化於灰埃坐銷少日之壯心每拭故鄉之老淚居官何
樂幸已近及瓜之期將父言歸豈但為誅茅之計用不
憚家山之幽阻亦詎知俗駕之勒回粵思故府之藏仍

贊元戎之畫斬新秋色久憶松江之鱸依舊春風重跨揚州之鶴世有推之去耳誰肯遮而留之永懷此恩欲報無所茲蓋恭遇以身許國以人事君謂安邊竟立功名雖不假一狐之腋然識時務在俊傑尚或取九牛之毛旋觀大幕之間尤增敝帚之重雅相歎賞寔異等倫故凡奏牘於公車固俾謝恩於私室蓋他人知其一未知其二何有何亡獨我公至於再而至於三不進不已遂還去馬無棄前魚某敢不銘而書紳行矣襍被丈夫

當濟四海何必中朝之官烈女不踐二庭寧負平生之志
勉圖已試無忝所知

謝吳總侍

伏以身落邊城久已思鱸之夢名聯故府居然騎鶴之
遊所憂負臨賀之知敢曰失邯鄲之步亦云幸甚請具
陳之伏念某起山林憔悴之餘極場屋摧頽之久抱璞
而泣莫我知兮鼓瑟雖工其誰好者儻不遇天下第一
人之傑將復有平時日五色之迷蓋刑賞忠厚之文前

輩猶疑其門下士而寘之次惟有物混成之賦識者始
覘為公輔器而擢之魁故雖試別闈而主司喜韓愈之
竒然至對殿廬則當路斥子由之直方抖擻田間之襪
襖竟低回塞上之堯鑿所賴王人實維座主謂夜半既
傳於衣鉢豈春風不寘於襟懷逢人而說項斯何惜牙
齒之潤下車而薦文舉相期羽翼之成夫何俗駕之勒
回大負公車之剡進乃典司於金耀仍畫諾於玉垣兮
藥揚州嘆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

劉郎第懷此恩欲報無所茲蓋恭遇興禮樂如諸葛亮而無其短陳天人如董仲舒而無其迂以皇極受人材蓋將為他日股肱之備以論語治天下豈惟滋後生口耳之傳用能得士於履屐之間每亦觀人於筆墨之外遂還去馬母棄前魚某敢不銘而書紳行矣襍被所考試士踵為宰相當不愧權德輿之知問無恙外賀得主入幸自致李中丞之側永言稱塞惟有好修

謝廟堂

天地開除一賢柱石山林深密羣蟄風霆故雖肖翬蠢動之微亦在垓圯陶鈞之數偉哉造化可以隆平某間持天下國家猶權衡此首輕則彼尾重譬君子小人若冰炭衆陰長則微陽消試嘗還觀二三年以來豈但可為六太息而已朋比成痼寒之疾姦諛推狂倒之瀾夫然故舉世無公是非盡網空諸賢之去而未已此身有小利害擲筆嘆名節之壞而不慙厥有由哉嘻其甚矣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一反手之間爰立真

儒旁招俊彦昔何為者鰈鱗畫舞而狐狸夜號今則易
然蟋蟀秋吟而蜉蝣陰出弓旌所及冠蓋相望孰云風
飛雷厲之初亦起月釣雲耕之輩如某者晚未聞道愚
不識時木居士經幾度春自憐傳癖毛錐子乃作此崇
蓋坐文窮鬼擘口而草東廂之書璞則足而種南山之
豆三年牛下謂休此生一枕鷗邊敢作他夢適會我公
之大用遽令去婦之復還上方稽之乾道而等之紹興
聿咨薦進士雖棄於熙寧而用於元祐何愧行藏我儀

圖之孰主張是茲蓋恭遇以伊訓任天下之重以戴經
統吾道之傳立大政興太平世賴有股肱之喜開衆正
杜羣枉帝知無毫髮之私用能索之糜鹿之羣曾不棄
此蟲魚之註某敢不賦菁莪之樂育連茅茹之彙征勿
而學壯而行儻遂書生之志人所棄我所取難忘國士
之知苟負初心有如皦日

謝執政臺諫

雲耕月釣久坐文窮地闊天開聿回化造雖亡羊之惑

可為扼腕而屈蠖之伸殆已冥心不圖黃紙之除亦到
青山之外伏念某自與少可所遭輒奇方仕之萌蓋授
經白鹿之洞維家之棘竟尼軻青牛之車意坱圠於此
時已胚胎於茲事乃使環滁而讀醉翁之記因遂臨淮
而為辯幕之賓時則議諸相之不咸甚至勤九重之有
訓彼陸賈者本欲交歡平勃之間如晁錯何適自取亡
吳楚之削慨念一時之建白無慙萬世之汗青以羣狐
晝噪之秋豈兩虎私鬪之日盍棄尋常之隙具陳咫尺

之書如能披肝膽而布腹心物亦為之感動或尚事形骸而分爾汝世自有於是非于時然雍之言即授相如之簡文成數刻寧誤禍機事繫三邊敢為身計謂相檜以和叛清議謂賊檄以和誤聖王誰實主之患無大此猶記縉紳當日之傳誦或塵冕旒乙夜之覽觀曾幾何時聞中國之相司馬其孰為罪殆彌天之釋道安用煩柱後之抨彈追咎幕中之屬藁家客馬周所為也豈惟趣召之今無後世子雲必好之聊復解嘲而奚有蓋已

屈平問卜詹之歲曾微子公入帝城之書若將終焉何
意今者鶴警愚公之夢犬驚去婦之還所謂起公道於
寂寥之餘於此見盛世有清明之象茲蓋恭遇執政以
至公開衆賢之路以樂興立太平之基黃鍾鼓而萬宇
春地天交泰驚雷霆轟而羣蟄奮奮巖穴為空肆令憔悴之
蹤亦在欣榮之數臺諫以至公杜羣枉以樂與基太平
某也忠某也回未嘗一日無君子之論孰當陟孰當黜
方以此身主吾道之盟是用包荒亦容連茹某敢不拔

除筆墨之崇摯斂山林之心三年不飛不鳴既久知命
義之戒百世而上而下方將求義理之歸

謝丞相

子來幾日慨懷歸去之辭禮絕百僚敢意褒榮之字妙
鈞播於垓北粲神光之陸離永言藏之可謂遇矣伏念
某起於樵牧僻在山林古心古貌而讀古書自忘其拙
圓行圓言而應圓物要匪所長故雖碌碌以無奇亦每
落落而難合不自意揚州之後誰其誤老子之知季鷹

憶尊榮而言還方且泣數行下何遜為梅花而再往則
已難頃刻留顧女無醜好而見妬者事之常然心有是
非而頓異者機之駭吾亦從此逝矣徑尋三逕之盟未
嘗過而問焉恍隔十年之夢嗟短檠其永棄倚長鋏而
不彈會班文德以聽麻知董戎昭而授鉞長者絕子子
絕長者有邀元亮於道中將軍負腹腹負將軍欲致石
洪於幕下衆人固不識也夫子可復許乎獨自傷驚餌
之魚今安用乘軒之鶴政恐重煩於指目亦嘗盡布其

腹心乃勤翰墨之光堅如金石之約豈兩魯生不至固
亦博士之所羞彼一范增何如未必楚王之能用至則
間忌之入不逃忖度之私蓋上賓自有於却超諒下客
難容於毛遂次不用言大不行道我則奚為向以國士
今以衆人是殆宜去深鑒覆前之轍亟回輿盡之舟既
與世以無緣因抗章以有請謂徑卧一邱而已足初不
失於屠羊惟曲成萬物而不遺將復充於振鷺粲然雲
朶來自日邊將令論著於道山仍畀潛華於郎省夫何

為者有移光範之書止或尼之倍費化鈞之鑄仰窺妙
畫莫贊元工茲蓋恭遇學足以為帝者師言足以為天
下法治象如一陽之復迄回厄運於熙平兵氛無半燧
之驚坐寘邊陲於寧又念中國邊庭盛衰之變在君子
小人進退之間故凡夾袋之搜羅至飭緹函而酬酢重
念某已上有司之廩祿久稽幕府之文書縱微我公厭
薄之心寧免等輩嫌疑之跡天地寬如有碍方知行路
之難田園蕪胡不歸終覲還山之樂敢因謝幅併控懇

惊

又

某丐歸田里本為出幕之謀需次江城更冒分麾之寵
苟有以藉口而去豈不勝強顏之多即日就塗再旬抵
舍相國之賜大矣今日其謂斯何亦曰求仁而得仁庶
幾可止而則止蓋如某者憊以為直執而無權始為建
議而背之不忠未解公孫之詐與人商論而不能下氣
自取昌黎之窮倘非一轉於化鈞將必重罹於謗炤吾

在汶上矣今奚費於移文君薄淮陽耶敢更陳於免
積

南康到任謝廟堂

一麾江海敢圖縮戍之期三逕林丘莫遂投閒之請言
秣其馬式開我龜敢告至於鈞衡請具陳於竿牘伏念
某受命於獨許身何愚蠹魚之癖不除信書成誤麋鹿
之性故野與世絕踈但知惡元子之圓寧解乞天孫之
巧汲黯妄發或者亦多憚之李廣數奇不過不得侯耳

無可柰何莫中之辯盍歸乎來谷口之耕徑削牘以丐
祠幸出綸而予壘樵牧既還其處所禽魚皆覺其歡欣
方將娛憂舒悲一發於詩政自伏隲潛深無關於世使
穆生去弗果安知不楚市之鉗彼和氏泣矣為曾未毀
荆山之璞乃趣齊邱之戍已傳張翰之歸詔恩弗許於
辭行心口自為之相語晦菴往矣寧復斯人廬山高哉
妙絕天下將不負平生之目且飽觀老子之書茲蓋恭
遇以立道統為帝師以聚人材為相業當端平琴瑟更

張之始律呂調而正聲諧及淳祐魚龍雜襲之餘雷霆
轟而羣陰蟄天開一泰公得衆賢不惟中朝無檣杌饗
餐之儔亦欲方國有渤海潁川之政還觀近者厥亦偉
哉謂先儒所藏書存而俗吏乃敗人意周濂溪幾傳至
此每慨思貂續之難范文正一筆勾之何枿去狐貪之
勇遂承人之乏夫豈才堪某敢不近戒覆車遠窺往躅第
漁取適遭於竭澤恐書癡無救於陋風杞菊賦成未免
有吁先生稱太守之誚蘭亭帖在蓋備聞以著廷還郎

省之言其永寶之非敢望也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

同舟遇風其敢視人之溺鄰國為壑不虞按吏之遙脫
非覆幬以如天誰與轉移而易地某知自矣請具陳之
伏念某窮且益堅愚而自用當汲黯之妄發不能為性
命而忍須臾雖李廣之數竒未嘗以屈辱而遽摧沮故
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毋得罪然獨寧得罪高明平生
所為每坐如此會守廬山之荒壘正臨匯澤之重湖飛

揚舳艦惟餌舟之湊集墮突闐闐甚羣盜之嘯呼每挺
刃以駭我民至殺人而尸諸市可為太息莫敢孰何豈
惟雄霸之風乃見清平之世此而不戢亂亦非難痛繩
治之真是驅龍蛇而搏虎豹稍懲艾矣幸無舞魖鱖而
號狐狸獨有湖廣之綱稍敢據康廬之石閘薄人於險
竟致漂淪籲天何辜有來赴愬然則為之長者得不追
而杖之夫奚桀黠吏之單辭已觸權貴人之盛怒冠雖
弊不以宜履人謂斯何水之激可使在山慮不及此其

所謂之體統實可駭於文移縱自卧上床使客卧下床
未除豪氣然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胡涉吾疆驟騰劾
奏之章重費弁卹之度此蓋伏遇以皇極容受以大明
照臨謂爾湖廣謂我江東瞭然漢地理之志劾此隣邦
劾彼朝士安乎唐藩鎮之憂於其不得已之中示以聊
復爾之意蔽自密運薄言對移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似
無傷於毫髮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敢敬布其腹心尚念
某草茅之習固然萍梗之踪方定若曰統臨之部本無

界限之分恐郡國難而朝廷處之亦難既江東可則福
建奚其不可畏首畏尾吾身餘幾誰云天地之寬何策
何筮爾牧來思孰與山林之密敢因摧謝并以懇祈

邵武軍到任謝廟堂

以柳易播盡出寬恩自江入閩已祇遠戍謹曰老生之
直諒備知吾相之曲成庶幾此聲坐以無事蓋樵外之
為郡多風波之悍民問馬及羊莫施鉤距帶牛佩犢動
以兵爭固嘗弄鋤挺而貽丙枕之憂至今解網紉而無

甲令之懼真喜則人怒則獸之處屬方有於小驚迨車如棲馬如狗之來乃亡何而自定豈龔遂能安渤海之盜豈汲黯能寢淮南之謀事有偶然況如某者徒以柔不如剛不吐或嚴憚之苦夫用之行舍之藏孰主張是比觸權貴人之怒已歆歸去來之辭或曰自近移遠宜若貶然詎容堅卧如使以退為進是謂過矣必毋留行冒焉此來吁豈得已不圖狂狷乃有聲梁楚之間或可輯寧俾無異魯鄒之俗聞之道路相與誦言無犯有司

是嘗折南陽帝親者頗哀老子其將如癡兒官事何幸
此危踪轉而安跡此蓋伏遇以六經熙帝載以三代育
人材不得中行而與之寧使負草茅之氣吾見君子斯
可矣毋令坐口語之愆乃陶埴之鈞丕失邯鄲之步
其敢不愈堅苦節無縱詭隨所恃本朝清明直為壯而
曲為老罔使初心變化前日是而今日非惟有拊摩是
為稱塞

秋崖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二十

宋 方岳 撰

啟

通李帥制冬書

雷在地中復日增繡壁之紅子為天之正春麗油幢之
碧若時龍綺式對麟符某官聲明黃鍾之和文物清臺
之瑞長嘯而却邊騎喜鯨海之波澄高卧而護國門覺

蜺旌之雲暖方勒勲於汗竹肆委貺於浮葭凋戈淑旂
其視爾師鼯鼠已消於陰慝玄袞赤舄入趨王覲鳳凰
端覽於陽暉某辱出師墻遙瞻帥鉞紀漢宮之迎至屢
驚節物之崢嶸吹鄒律以破寒難既襟期之磊砢其為
系頌第劇蘊悰

通吳總卿

子為天之正日極南躔之景雷在地中復春連北斗之
魁喜緹室之律回覺總臺之雲麗某官天人三策禮樂

百年方排閭闔呈琅玕之奇鷗鷺集九霄之曉乃羞崑崙薄蓬萊而去貌貅飽萬竈之煙要不為紙上已陳之言姑將試胸中有用之學鼯鼠盡消於陰慝聿逢剛長之休鳳凰遙覽於陽暉式對亨嘉之會某遙瞻卿月丕戴使天吹鄒律以破寒覲放梅梢之暖朝漢宮而迎至倚飛芝字之香其若頌言莫殫襟抱

通劉徽州

雷在地中復葭飛緹室之書子為天之正梅浥練溪之

暖懽騰燕寢頌浹鯨尊某官聲明黃鍾之和文物清臺
之瑞朝崑崙夕玄圃豈但曰一二千石之良左浮丘右
洪崖乃肯賦三十六峯之秀於穆袴襦之最有米綸綍
之褒坐而堯言進而舜趨已覺觚稜之天近前有召父
後有杜母何如戟衛之日長某式對亨期丕承剛德紀
漢宮之迎至屢驚節物之崢嶸吹鄒律以破寒更探陽
和之消息其為瞻咏第劇蘊悰

通趙通判

驗長安之日五紋添弱線之紅瞻別駕之星一札奉香
泥之紫嘉亨之會剛長惟休某官翹秀銀潢寒華瑤海
跨蓬萊而餐沆瀣要是斗南之人排閭闔而呈琅玕自
奏河東之賦練帶何煩於驥足綸褒已下於螭頭七日
而一陽生是為天地之泰九遷而三節召式符朝野之
需某遙覽陽暉丕承陰賜春回鄒律易消窮谷之寒雲
麗魯臺更放孤根之煖其為系頌未易名言

通知縣

律應黃鐘之宮雲酣霞暖春到青山之縣雪沁梅清有
嘉雙鳬鳥之飛遙襲五鳳樓之喜某官民自得於彈琴
之外治不出乎讀書之間羞崑崙薄蓬萊乃肯同於餘
子呈琅玕叫閭闔當不減於諸公倚催鳴玉之班正對
綰銅之最吾道亨矣想賡酬鸚鵡之杯帝曰俞哉其獻
納鵷鴻之陞某分輝鄰壁馳頌慶庭吹鄒律以破寒莫
既襟期之磊砢紀漢宮之迎至第驚節物之崢嶸

回黃黃州

強圉協洽之年剝餘必復上元甲子之厯陰極而陽敬
諏葭室之春淮勞竹樓之月恭惟溫其愛日瑞則慶雲
黃州冰雪之胸六宜在否赤壁風月之笛萬頃茫然式
對迎長思皇受祉某掉頭欲去拜手未能孤鶴橫江乃
飛落東坡之字一牛耕雨恐歸尋西崦之盟

回丘運使

繡壁春融有永漢宮之日緹函曉襲聿飛郇翰之雲佩
雅意之相宣愧頌言之已後此蓋某官文成唾玉誼重

斷金惠我雙鯉魚共喜甘芬之錯落出呼五花馬第驚
節物之崢嶸

與丘運使

玉筓春回已動揚州之梅興霜臺雲煖遍飛詞掖之芝
香若時繁釐集我儒彥某官蒼壁之粹秀黃鐘之函和
消羣慝於六陰慨有澄清之略復亨期於七日徯陳平
治之謨式對迎長於皇入覲某聞歡聲之旁午嘉幸會
於同寅贈我明月珠敬佩書紳之感報之青玉案敢忘

獻襪之銘

與宰執

曉奏觀臺蒼籙紀五雲之瑞暖回宮壁洪鈞轉一氣之
春維時元臣克受蕃祉某官履日月之會見天地之心
坐廟堂而進退百官盡消羣慝幹造化而開張萬物潛
復初陽茂迎愛景之長有衍丕圖之慶某屬分相寄遙
企階符天子之宰通神明諒臻純嘏太平之期當今日
式對亨嘉

與侍從

霽景浮空雲紀魯臺之瑞初陽襲莞春回鄒谷之寒有
偉禁班丕承帝賚某官蒼玉粹秀黃鐘函和擇一中庸
消羣慝於六陰之極與衆君子致亨期於七日之間嘉
此迎長既多受祉某謬將使指莫賀賓榮煖入孤根已
動揚州之梅興曉傳殊渥喜聞詞掖之芝香

回潘宰

魯臺書至聿來七日之亨潘縣回春已上三年之最惟

時綸檢式對緹葭某官有氷其相如日可愛暖入丈三
之景頌如之何徑排尺五之天會且歸矣某放還山墅
久典朝衣裹章服揖上官要非閒居者之事登靈臺認
雲物已候見上方之歸敢修記室之辭往代掃門之禮

回諸邱

倬彼魯雲必書為瑞溫其趙日可愛如春維周宗盟自
天弗祿某官土圭之正玉琯之和于嗟麟兮式時公姓
衆維魚矣哀對天休福履綏之君子樂只某明農未遂

介壽無由節物崢嶸第驚老朽文章爾雅徒負褒榮不
敏之辭何足以謝

回樞府

日行北陸六琯初飛雲麗西樞五兵不試於皇亞歲克
相明時某官舒為慶雲溫如愛景顏氏之復萌動一陽
孔聖之時會逢千載與國無極對天之休某免牘未俞
慶函敢後毫及之矣惟有賦歸歌以訊之亟其爰立善
頌無斁德音不瑕

回從藩

天回候館葭室浮春地重价藩荷囊錫羨若時亞歲哀
對殊休某官一陽剛方六氣純厚俗熙愛日暖入袴襦
操凜層氷蔚為冠冕迎長有慶登最維良某退然衰蹤
辱此華翰頌言無斃聊附回翔歸興甚濃第增搖曳

回京尹

律回天統閭闔日長春洽王畿觚稜雲暖思皇工尹介
爾邦休某官體備四時氣函六琯為國喉舌於穆論思

卷二十一
滿腹精神遙先彈壓萃只第祿昭哉蓋臣某老亦何為
歸則甚力恍驚日至葭室陽生終必天從茅簷曉曝未
央感戢敢拜重勤

回殿巖

土圭襲景玉帳浮春有赫虎臣聿來龐祉某官以國心
膺為王爪牙羽林神兵闕其有勇觀臺雲物於鑠我師
某政爾感時遽勤飛翰瞻言摧謝不盡銘藏

回朝士

黃宮氣應一線日長紫殿班回五色雲見端人萃止吾
道甚休某官凜有歲寒溫如愛景瑟彼葭琯陽長陰消
於粲瑤林日光玉潔有邦之慶乘時以亨某退然衰蹤
辱此華問渠央感戢敢拜重勤

回監司

六琯雲飛有開亞歲一臺春郁於樂明時某官裒對初
陽導迎純嘏既書魯史非霧非煙宜布堯仁如天如日
某老驚節物愧見書辭槐位暮年屢陳耄矣茅簷愛景

終賦歸與徒負頌言未央感哉

回鄭少傳

春浮緹室邁復新陽天啟經帷有皇舊弼帝王之學造
化同功某官治格端平身為元氣至今化日宮線屢添
共徯書雲袞衣再入與國無極對天之休某久問歸期
幸逢亞歲土圭莫測坤圻無垠調鼎重來太平有象於
樂壽豈未央頌言

回楊郡王

日躔北陸肇正天元春入南陽聿連帝畹黃宮浮暖紫
極流暉某官一氣之和五雲之瑞為國元舅自牧以謙
得易初爻不遠而復皇明所燭景福來同某久欲垂車
未遑削牘華星字字猥奉函書髣雪莖莖第驚節物

回鄭監丞

愛景雪融黃宮初暖老仙雲卧白日自長諒深丙枕之
思寧久午橋之夢某方修襪頌遄奉緹函君子有酒旨
且多更厪蟻泛治世之音安以樂式俟鳳儀

賀丞相

荔挺芸生一陽初復柳舒梅放萬象皆春有皇播物之
仁盡入迎圭之景某官識參造化德備中和衆正進而
小人消君臣胥慶羣陰退而吾道長天地開除一氣洪
鈞八荒壽域其貌為宗翰莫望台符垓圯無垠但覺觀
臺之雲暖太平有象永依化國之日長

又

天地開除一陽生而羣陰蟄國家閒暇衆正進而萬象春

某官行孔之時學顏之後經綸天緯有開剛長之休闔
闢神機盡屏私邪之沴皇明所燭景福來同某藐是宗
尊莫瞻台極春浮緹室已先南北之枝雲爛袞衣徒跂
東西之府

回景獻郎

一陽萌動緹室春浮萬象開張藩房天近有偉亨嘉之
會聿開剛長之期某官自牧以謙不遠而復溫其趙日
斂為可愛之陽和倬彼魯雲要是太平之瑞氣對天之

祐與國同休某近別講臺遙瞻宗翰景長官壁喜添一卷之書暖入主躔茂錫百朋之祉

回榮邸

日長宮壁已浮葭律之春天近藩房有韡棣華之鄂裒時之對與國同休某有事紫壇未瞻翠水忽枉五雲之翰謙以先之又添一卷之書復其亨矣

回鄭丞相

天地開除一陽生而羣陰蟄國家閒暇衆正進而萬象

春於赫休期相時元宰某官運璣衡於皇極熙宇宙於
洪鈞天下再太平一卦爻之消長治世小元祐六律呂
之中和有嘉播物之仁盡入迎主之景某粵從督幕落
任廬山南枝暖而北枝寒夫豈化工之意陰氣剝而陽
氣復言觀坤北之春

通州府年書

閭闔開黃道聿新鳳歷之元燕寢凝清香誕輯虎符之
瑞春融簇管頌浹椒盤某官氣函玉燭之和識造璣衡之

妙昔無襦而今袴汗青述紀於竹書言如絲而出綸泥
紫已塗於芝宇地天之泰朝野所需某三見姬訾一歸
垓圯雲深戟衛諒鳴璆蟻泛之春日轉觚稜覲鏘佩雞
人之曉中和之詠熙皞惟均

通通判

春皇撫宇宙聿新鳳歷之元霽色滿乾坤誕輯熊幡之
瑞雲酣簇管香沁椒盤某官氣函玉燭之和識造璣衡
之妙治中半刺史喜光風霽月之平分新安古富州覺

練水屏山之增麗於皇渙渥式對泰亨其三見媿訾一
歸塊北暖融泥軾諒鳴璆蟻泛之春晴轉觚稜覲鐔珮
雞人之曉康沂之詠屬邑惟均

通教授

春皇撫宇宙聿新五鳳之元霽色滿乾坤誕輯三鱣之
瑞雲酣簇管香沁椒盤某官發括山煙雨之奇浥石門
洞天之秀捕龍蛇搏虎豹駭觀昌黎奇怪之文騎麒麟
翳鳳凰雅有周公太平之畧猗與紫綰美彼青規某遙

金少卿集卷二十一
遊匿犀敢忘傳鯉先生自此升矣春浮柏葉之觴館下
立而誨之雲麗槐陰之市衷丹所屬楮素奚殫

通幕職

經謂一為元瑤歷更新於族管陽內三為泰瓊裾盛集
於蓮池時若青規誕敷紫綉某官識造璣衡之妙氣函
玉燭之和幕府粹精不妨尋練水屏山之勝江城寥泬
豈久稽粉闥瑣闥之遊肆及正陽渙流春澤某陸沉僚
底三易歲端浮蟻沁柏葉之香莫塵燕厦朝馬踏梅花

之月遙觀鵷墀其若衷丹難窮楮素

回王知軍

青旗催曉適新鳳歷之端皂蓋班春誕輯虎符之瑞某
官慶流戟衛恩浹邊城式遡尺一之需懋對茂三之泰
某濫塵烏幕肅奉魚書遙瞻竹使之華已後椒花之頌

回諸縣

蒼龍易次青鳥司辰適新花縣之春於穠椒盤之頌某
官政成三異仁及一同懋迎寅令之和正輅庚牌之召

某未遑削牘猥辱飛緘願言調單父之音相與布正王之澤

回丘憲

彼美青旂肇布王春之令於皇繡斧誕敷帝皞之仁芝
函與瑤厯俱新蒞管並玉花齊瑞某官奉行寬大遠有
光華一氣轉洪鈞催攬澄清之轡九天開黃道遄歸禁
近之班喜聞櫜馬之喧共徯詔鵠之下某又逢穀旦載
頌椒盤分淮海之陽和有來雲朶搖甌湖之明月徒想

風期

回吳總侍

風轉青旂肇布王春之令天開紫橐誕敷帝皞之仁通
有蕃籊介茲茂德某官星避南斗筆回東風才名當世
之少雙上虛佇之久矣江山天下之第一民歌舞者再
焉及此端辰聿來異數盍簪而喧櫪馬想欣奉於潘輿
飛墨而落詔鵷竚趣歸於漢殿某又逢穀旦載頌椒盤
北固樓臺正隔清江之雪東皇宇宙幸連淮海之雲願

言節宣昭受渙渥惟精調於鼎食惟亟尉於巖瞻

回潘宰

閭闔天高蒼籙開而一元始河陽地煖洪鈞轉而萬象
春維時履端既多受祉某官大簇之動孟陬之和妙彈
單父之琴遄歸鳬鳥徑造承明之殿親發獸樽某自放
還山久不蓄憤壽之柏酒無手版之倒持寫以竹書有
背芒之若負

回景獻邸

輦路春回初唱雞人之曉藩房天近聿開麟趾之祥恭
惟與時偕亨維德是懋玩聖經之五始學以日新會春
王之三朝道隨元長地天之泰宗國同休其猥之見聞
繆陪講習間命幾何日矣乃今方堂帖之頌往見猶未
能焉是以後賓榮之賀

賀范丞相

鴻閣奮庸肇登宰揆麟經書始端屆王正一元隨萬化
皆春羣動與三陽交泰恭惟以大學為相業以無逸為

金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廟謨積陰開除形聲和而天地應衆正興起元首明而
股肱良有偉蒼祗斂時皇極某仰瞻翹館迥隔叢霄新
年賀太平共喜洪鈞之轉陽春布德澤式顯寒谷之吹

答程教賀正

歲在作噩天開用九之乾正于孟陬春洽內三之泰聿
來墨詔起我筆峰恭惟有秘畫前無虛名下騎長鯨而
訪白將薄遊芹水之宮駕飛鳳以凌青當徑上芸香之
閣橫經何日用易一元某雲卧草亭風傳椒頌千金裘

五花馬莫酬樽酒之細論尺素書雙鯉魚但愧故人之
遠意

荅景獻邸

歲紀旃蒙丕對一元之始晨趨閭闔有開萬象之春於
穆青陽介時朱邸恭惟制行信厚秉心塞淵識參羲易
之占履而後泰學謹麟經之法正次於王與宗國以同
休交天地而錫羨某嘗陪講席敢後慶函闕矣晤言恍
三山之如舊尚其問學與六籍以維新

秋崖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二十一

宋 方岳 撰

啟

賀曹常卿

某伏讀贊書諭躋宗伯文章宿老寧久法冠禮樂清卿
有華儒几蓋所謂景星鳳凰之瑞夫豈樂秋天鵬鷃之
為乃洛秩宗新我頌典當使文物聲明之盛無慚太平

金史卷之二十一
經制之書上意則然吾道幸甚某出無僮馬坐隔顙
屏招諸生齊魯之間則俎豆間之矣致吾君堯舜之上
豈玉帛云乎哉嗣有綸言奚為縣絕

賀呂宗卿

恭審擢從烏府董正麟宗上帝鑒觀四方獨系隆於我
宋文王本支百世思篤叙於吾儒乃咨蹇蹇之王臣糾
合振振之公姓是皆法從有偉名卿非熊非羆非虎非
羆公望久矣如圭如璧如金如錫人快觀之式顯詔草

之頌增我社粉之重某喜於賀厦出則無車猶未免鄉
人豈惟可太息者六恥獨為君子所賴有達尊之三敢
不彈冠倚須聽履

賀范尚書

伏讀贊書諭躋常伯大司空掌邦事願觀風俗之淳老
成人有典型自繫朝廷之重蓋以孔氏中庸之學能立
周家太平之基詔曰予虞時維汝翼謂朝不信道工不
信度允藉納言然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薄間後命某彈

冠以喜望履未遑歸來乎出無車亦正坐馮歡之歎告
之曰行有日且將送韓愈之窮敬竚違離亟彈欣豫

賀吳閣學

伏覩邸函顯躋冊府二三謨典於皇繼序之傳百萬甲
兵增重提綱之寄適通班於曳履殆舉國以彈冠抑人
有言方時多事共慨四郊之多壘遺君父憂誰為萬里
之長城衛行在所表裏正資於外禦本根尤急於內寧
惟浙東西在帝左右既久狃安於畿甸曾微穿朽之干

戈顧今當艱難之時安可習承平之故乃陞延閣誕詰
戎兵雖以文章鳴國家固吾君之親擢然而忠信為甲
冑非真儒而孰歸行矣登庸式宏經濟某隔茲衣帶之
水莫旅簪纓之塵丕顯哉丈王謨喜峻直西清之邃歸
來乎太公望豈久為北固之遊側耳思言馳心丈席

賀吳尚書

伏審峻陟文昌併提戎律統六師平邦國已折佛狸窺
江之萌方千里曰王畿要有虎豹在山之勢茲惟上意

允屬我公某嘉與薦紳誦傳綸綍今日之功成於一儒者宜但羞武夫之顏長江之險可敵十萬人自足破遠人之膽言觀王佐式濟時艱

賀程恭父

伏審令嗣覲奏橋門謹傳里閭鵲袍園聽已觀一半之青穢畫橫陳逆解兩優之褐不負金籙之教子共矜璧水之得人某辱在契家白之叔氏仲儒有服難歸賀慶之藩阿戎共談敢代緘勝之臆其如雀躍莫既魚傳

賀徽倅葉秘書

伏審夙駕緹屏聿臨練帶新安之山水大好要識行秘
書別駕之風月平分宜但半刺史聊復爾耳能久此乎
恭惟獨抱遺經追配古作故能奪多士之氣取衆魁三
蓋嘗登太微之庭去天尺五胡以獲麟之筆而監無鱗
之州如聞此來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曰小屈焉能使予
不遇哉願紬金匱之藏亟侍玉皇之案某柳橋一別苦
塊三年素鞞已終曾索長安之米青山無恙竟回剡曲

之舟自憐泰谷之難春能到草堂之幾日隔曲江之面
幾若避於燕鴻寄盛山之詩尚相忘於鷗鷺

賀葉秘書

竊論宣室興思道山入直獨提麟筆兼史氏之三長寢
近鰲扉異元都之再至每嘆南省第一人之選胡為東
藩半刺史之淹盍歸乎來公論則爾恨見之晚上意可
知茲特起於借途會立登於要路某辱居榜下每在談
間石渠天祿之得人為斯文喜巖暝林扉之留我有老

圃存敢竊問於行期客重陳於別悵

賀景獻邸

恭審眷隆外邸思錫中閨石室脂田都小君之美號金花羅紙煥公族之殊榮壺則惟嘉人倫以厚恭惟學講而德並進身正而家自齊親親賢賢不日諸侯王之子夫夫婦婦要皆士君子之風是有柔儀聿來徽數某濫塵經席欣覩綸函雖微詩禮之漸摩但敬閨門之雍穆

賀韓寺丞

伏審出綸中禁提舶外臺間廟堂選士大夫之廉惟君
侯可念郡國奪慈父母之愛如吾民何故其依戀者山
情所以慶快者公道獨喜紫陽之大振必為黃山而
小留某三徑已荒二天猶在想鄉人卧轍共思煙蓑雨
笠之春然舉世貪泉敢為浪舶風帆之賀

賀王吏部

伏審使符作牧兵衛在行太微二十五星郎潛華甚新
安三十六岫公望久之敢告前驅寬予後至恭惟淵深

七澤洞達四窻早登詞翰之場如驅龍蛇而搏虎豹自
典文書之度已騎麒麟而繫鳳凰方飄飄然道家蓬萊
之山殆駸駸乎甘泉侍從之橐乃遡湖陰而出節旋分
郡寄而易麾豈其愛江水之至清淺深見底或者念歲
惡之不入農末皆傷誰手摩之民瘼甚矣抑恐君相之
意不先一州其歸報政之成寧淹五月行春近只見晚
謂何某白首寡諧青山獨往昔侍同朝甚喜已勝萬戶
之侯封今受一廛為氓真是二天之我有敢無叩角仰

跂巾車

賀程右司

伏審三節星馳九關天近每慨吾鄉之氣數誰在帝旁
有如我公之聲光亦勞使傳久當台矣無以歸兮諒自
茲不出於都城將盡還大好之山水若文昌若內翰不
曰同姓為近乎有丞相有樞臣則固易地皆然耳切幸
明公之衮衮頓回吾郡之寥寥某未免鄉人欣聞即報
君命召不俟駕敢問行期帝賚弼用作霖湍觀制可

賀蔡憲

伏審饗廟之日召環自天貫索星沉已底祥刑之績絲綸詔下聿聯法從之班恭惟親得考亭之傳是為名父之子政事自學問中出孰能禦之文章與氣節相高又其餘者雖以蹇蹇而去國所謂拳拳於愛民豈不爾思上固神聖之主取以自近朝多直諒之儒其即問途當毋俟駕某誦言盈耳喜懼交懷寧勿躍然相傳司馬公用矣焉知來者能為李將軍地乎增結私情敢忘公賀

賀吳總侍

伏審虎節建臺龜符眡籀大小馮之相代豈惟圖盛事
於衣冠東西總之迭為茲用分顧憂於旒辰有美江山
之第一共嘉國士之無雙波神胥舞於鷁舟春氣肇開
於鵲印歌謠載道想續劉常棣之碑香火滿城當封寫
凌煙之像斯民樂只於帝念哉某朋友同倫兄弟異姓
願言思伯訪戴之興勃然豈無他人依劉之志遂矣式
俟鏘瓊之珮晤言浮玉之山追數平生莫踰此喜

賀李運使

伏審內班郎潛外將使指參大都督軍諮之重為小朝廷人物之英簡在帝心聿寧江面恭惟赫矣龍門之望
隱然虎石之威規姚姒而逮莊騷豈但語言之妙引夔
龍而陳堯舜雅如籌策之良適戎馬之縱橫賴木牛之
飛輓乃進班於武部俾轉餉於兵屯文之虎人之龍盍
侍玉皇於香案南曰譯北曰鞬乃煩金節於江城言觀
竹帛之勲亟下絲綸之詔某切依襟帶願拜履絢貌貅

宿萬竈之煙敢忘共濟鵲鷺集九霄之曉政恐端歸仰
止高山有如此水

賀袁大監

恭審渙發綸函晉陞繕監帝曰茲維師匠入紬金匱之
書時則有若儒宗無負玉犀之對夫以海內寡二之學
早收天下第一之科十年而到鳳池竊以為晚五工之
居雉正其謂斯何獨喜端人之登可為清朝而賀恭惟
緒守潔齋之訓親得慈湖之傳吾之心即周孔之心曾何

求於紙上所謂道非堯舜之道不以陳於王前方其發
諸詞章初無意於科目九萬里而風在下奚計修程三
千字而日未斜特其餘事出用於世欲行所言第觀指
使之將明夫豈儒效之迂濶乘軺而講荒政溺由已溺
饑由已饑駐車而談聖經仁者謂仁智者謂智洪惟箕
翼之魁宿端是青齊之福星蓋其所懷之春或者不言
而化人皆憚汲黯此聲在江之東上不見賈生有詔自
天而下若曰咸五登三欲帝萬世卿其襲六為七作宋

金匱石室
卷二十一
一經不然營繕之勞曷究彌綸之蘊某不量其戇敢誦
所聞竊惟古之共工皆有關於世變如制度之先樸將
風俗之再淳作大匠箴而獻諸朝尚何容喙讀梓人傳
而知為相所願留情

賀高秘書

伏審綸綍起家旌麾載道帝讀蓬萊集歎其久去於紫
微天開會稽圖何至獨私於綠野妙有春風之句雅宜
煙雨之樓恭惟學該王府之深藏筆捲銀河而倒瀉舒

翹揚英輶轡宇宙二十八宿之羅胸疏條緝緯貫穿古
今千數百年之在目上帝自留而論譔太乙下觀其校
讐襲六為七作一經無紙上已陳之語自甲至丁凡四
庫皆腹中有本之書方片雲遊物外之心俄半夜動席
前之問徑乘剡雪坐嘯括山此所謂行秘書耶昔公安
在如欲用真學士者舍我其誰某髮種種以驚秋意寥
寥其厄閏雖乏蓋公清淨之助當驅兒童立馬以迎郊
如聞王褒中和之章喜與父老買牛而耕墅

賀新守入郡

恭審肅駕朱幡儼臨畫戟先聲戒曉鼓角為之精明粹
氣浮春山川至於翔舞嘉與父老聳觀教條恭惟以赤
城之仙班傳紫垣之相印惟有是父有是子勲名肆邁
於韋平其使吾君使吾民風俗再淳於堯舜敢謂三十
六峯之秀乃得一二千石之良視篆云初置郵以喜某
待將軍之約束前屬吏之驅馳登堂而宣上德音坐見
太平之官府下車而問民疾苦敢稽簡靜之文書

賀謝刑部

恭審慶覃慈宸恩輯勲階天近兩轡親見五三之盛泥
香十錦式華千一之逢帝綍斯皇侯藩增重恭惟昭回
象緯峻極岳靈如古大臣以所學乃伊周之學思昔先
正使吾君為堯舜之君惟天佑于我邦將世濟其賢業
所謂金薤琳琅之美凜然玉壺冰露之寒班紫禁之早
朝疇不曰相門之相賦黃山而晚對何獨為詩人之詩
方春洽於燕香屬祥開於鰲極七十古稀有誕揚玉冊

之輝二十石惟良丕對瑤林之彥肆由明陟入奉都俞
其嘉與斯民共陶熙旦履成而燕雀賀密依使竹之華
韶作而鳳凰儀共宴母桃之壽

賀趙大資

恭審誕播制函峻班書殿真儒無敵於天下帝其寬北
顧之憂勅敵已在於目中時則有東歸之喜於皇王佐
允穆宗工恭惟識際天人勲在社稷飛聲轆轤於五緯
有管夷吾則何患為著書羽翼乎六經皆孔安國所未

到者惟其平生不為紙上之學以故倉卒能吐胸中之
奇屬邊徼之不寧鼓鼙鼎沸而畧地顧何負於吾土胥英
蕩以通之所未下者聊城不遺鏃而歸我方為宗國無
窮之計盡復寧人有指之疆誓將挽九河以洗氛埃詎
曰畫一江而限南北皇靈斯赫儒效豈虛言觀疇昔之
所成矣至今日而未相繫股肱之寄在忠力當據坐論
之謨然道德之威成安強正賴折衝之畧特異優崇之
典陞華林示遂之庭增重麟符貤儀鴻閣詞掖下絲綸

之制蓋一命再命三命而益恭太常兼鐘鼎之銘其
大書特書屢書而未已丕視功載厥有彝章靈夏未
服而韓相行共倚琯戈之重貝州既平而潞公入遯觀几
舄之還某嘉與斯人鋪時偉績藏在盟府夫誰曰彭越
之同功訊之司宗抑豈比汾陽之異姓式後介圭之覲具
隆巖石之瞻聞邊吏之塞飛狐洗兵甲而不用謂中國之
相司馬讀制冊而可知仰斗之私與江俱下

賀謝刑部

伏審陞華寶宇移填玉山碧草綠波殊鬱憇棠之父老
朱幡皂蓋已歌騎竹之兒童安得一語借冠君於帝前
正恐兩州爭杜公於境上去思之極喜躍伊何恭惟書
府斗牛相門星鳳夢池塘之草家自有於詩聲鄙堦砌
之蘭世共推於儒傑思昔先正時維鉅公使吾君為堯
舜之君今猶被於宗社以所學皆周孔之學端復在其子
孫獨先生自取之廉有識者見謂之屈屢乞一麾而去
端飛五袴之謔方茲蹈德而詠仁奈何奪此以與彼雖

未覺雲霄之迫已頓驚分野之殊恐開藩之未聞不俟
駕而歸覲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賴拊摩凋瘵之餘坐而
堯言進而舜趨竚獻納熙恬之盛某猥誤褒褒之辱每
虞錦製之傷鳴鳳凰於高崗式俟九苞之瑞世徒鷗鵬
於溟海莫隨六翮之培風

賀高運使

伏審輟自鵷墀誕分虎節引星辰於碧海有開蜀道之
天將禮樂之皇華不遠長安之日竊窺帝意深有廟謨

若曰當宁思古名臣其維武侯為時王佐每讀出師之
表無慚伊訓之書雖吳魏自裂而三分豈漢賊可岐而
兩立草廬所蘊竹簡莫傳蓋卧龍之蟄匪徒然繫流馬
之運其小者乃睠西土而凜有遺跡寬予北顧者詎無
若人幸今天道之好還大快人情之共憤何止扼亢而
拊其背已焚老上之庭盡皆踐土而食其毛載沐漢家
之德然一方之初靖又強敵之可憂試以唐書與五代史
而考之其見於中國亦三百年而餘矣既吞噬之無厭

終蠶食之堪虞如使爭雄於封域之間奚啻鼾睡於卧
榻之側吾恐患方深耳見謂一秦之復生公其起而圖
之縱無百參而何缺若然則朝家之委寄夫豈惟使者
之將輸聞之縉紳偉哉綸綍恭惟道山蓬萊之胸次楚
澤雲夢之筆端當其排閭闔而呈琅玕信已跨崑崙而
餐沆瀣乃煩視草出以飛芻意者復周土宇而興六月
之師其必章漢天聲而決千里之勝飽吾貔貅靖彼煙塵
傲軍實而申之不留敵以遺君父無隻輪之返者迄安邊

而立功名使鼎湖弓劍之藏與渭上衣冠之廟王氣開
而天地闢遠氛掃而河洛清則多多益辦之勲皆陳陳
相因之助以故誦言乎諸葛不復比數於蕭何某布所
聞匪為之佞逢此盛舉未嘗不嘆曰江左之有夷吾遲
之幾何將亦相戒以中國之相司馬惟抵掌而談天下
之事敢折腰而及吾身之私其若翹瞻莫殫忻頌

賀李制帥

恭審誕開制閫居守留臺南浦雲飛虎節占使星之動

北門天近麟符分卿月之暉於皇玉壘之威增重金陵
之勢帝意若曰時方顧憂彼亦吾民何至帶牛而園起
敵為外患幾欲牧馬而內窺使長江得人如孤羅之據
深叢則絕漠之域寧匪兇而率曠野繼我宗彥維時人
英恭惟風神肖老聃之仙文物孕長庚之秀維弼畫河
朔十三策每慨然於俎豆雍容之時而敢為小范有胸
中百萬兵雖投之於羽檄交馳之地而不亂粵從鷓鴣陸
出擁蜺旌遂令落霞飛鷺之墟茂有明月吠虎之警言乃

瞻陪京之重通司留鑰之嚴俾盡護於列營諒聳聞於遐裔莫非王土也當同軌而齊之如吾中原何且傳檄而定矣用底碧幢之績遙觀赤舄之華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允歸朝望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已折敵謀皇矣吾君偉哉此舉其屬聞綸綍如拜麾旄人一天我獨二天覲重啖安期之棗行百里半九十里適將熟楚戍之瓜寧少俟於須臾幸毋忘於疇昔

賀劉寺丞

伏審夙戒麾符儼臨戟衛呈琅玕叫閭闔正聯星宿之
班羞崑崙薄蓬萊自求山水之郡此名此德甚盛甚休
恭惟玉篋黃鐘之函和瑤瑟朱絃之挺直雖不為表襮
於議論之際要自有公是非顧未嘗標置於名氏之間
此所謂真道學早策勲於翰墨乃課最於簿書州縣
之職徒勞人薦出郎官之宰賢能之舉不待次尚參計
相之賓凡晉權萬貨之經與均會百工之給皆未究其
所蘊何厭聞之甚都龍左角為天田肆陞華於九扈

驂右駢者刺史訖自訖於一麾上若曰古君子之儒
時則入漢循吏之傳以去帝城不遠耳冀潤九里而及
京師然豈君相之意哉乃先一州而後天下聞有迅台
願無疾驅某自守其迂見謂之拙思昔中年之化今已
在七不堪之中正復陽城之生亦付之六太息而已過
不自料勇為此來一用其策之平平兩書其考之下下
有人民有社稷久已厚顏為保障為繭絲凜乎掣肘公
既至止吾知免夫披雲霧而覩青天敢忘賀夏為草木

而到赤地或可逢春

賀李參政

恭審誕揚制冊參柄政機當聖賢馳騫之時聿思元老
覲道德安強之效迄底丕平簡在帝心於皇廟論恭惟
養其氣以剛太尊所聞而高明姚崇應變而宋璟守文
兼負經綸之蘊元齡善謀而如晦能斷克成綜核之功
自纘武於樞庭茂結知於宸極明良千載仁義一言伊
欲天下皆堯舜之民正以胸中有孔周之學會羽檄適

憂於丙枕宜鋒車趣駕於庚牌王曰歸哉舊弼為中朝
之望天其或者太平當今日之期遄觀介圭入陪衮
共徼巨川之濟式隆巖石之瞻泰階同符間兩社以為
公輔神鼎增重有一德以享天心傾聽白麻登延黃
閣某親逢盛事思見熙辰甲兵之間不至廟堂蓋邊
臣之至願忠信之行匪徒州里惟公相之所為嘉與函
生悉歸陶冶

賀李僉樞

恭審望尊書殿位峻機庭惟吉士勩相我國家師言允
穆用真儒無敵於天下疆事救寧於赫聖謨有嘉王佐
恭惟以二典之書鳴治世以三館之學儀清朝非堯舜
不陳於前大吾君之無過將文武未墜於地幸斯道之
有傳仁義一言明良千載式慶風雲之會聿臨樞斗之
躔遭時多難屬望尤切繫天下一家罔不率其孰使
然今左右國人皆曰賢必能辨此曾何患乎煙塵當自
靖夫疆土蓋天開奠枕之期維日望止戈之武言觀偉

績敬竚褒綸軍旅俎豆之事嘗聞之正有關於輕重大
尉丞相之尊則等耳行兼佩於安危某傳誦制函鈞陶
化治命將帥以衛國誓殫折筭之勞修政事以寧邊傾
聽借籌之略具瞻巖石用濟巨川

賀游禮書

恭審疏恩曉殿正位春曹蜀第一人重見器能之諸葛
舜十六相最推典禮之伯夷朝有儒宗世知治象恭惟
藻藉五采之古作簫韶九成之正音言合稷契謨合臯

夢久罄忠嘉之沃窮則孔顏達則周召曾微夷險之分自
抱膝於隆中已傾心於天下乃班朝著乃殿帥藩聲名隨
風而流式慶明良之會議論決江而下無非仁義之言丕
揆國華屹為時棟宗伯掌邦禮諒新治世之彌文聖主得
賢臣誕播鄉人之嘉頌某欣聞綸綍相賀縉紳言觀孤
鳳之暉敢贊雙魚之素意之所屬言莫能殫

賀趙戶書

恭審進長地官增重天府六卿緊橐民部雖繁三輔黃

圖神京愈肅有偉綸函之播於昭黼座之知恭惟奕矣
銀潢粹然玉璞言語妙天下魯諸儒何以尚之智略轉
上前漢庭臣無出右者誕緝九畿之政密聯八座之暉
欲還春貢於地輿豈析秋毫於戶版尚書為國喉舌允
釐帝輦之浩繁執政猶吾股肱遡仰台垣之峻極某想
聞晝接傾篋辰猷聿瞻聽履之班竊有彈冠之喜敢
忘傳鯉如對匿犀

賀許兵書

恭審渙敷周誥晉陟夏卿祈父王之爪牙盍釐九法尚
書帝之喉舌式綜五兵國有人焉民胥悅矣恭惟筆
掃單于之萬騎胸吞禹貢之九河挹翰林主人儼入花
萼之直列文昌司馬聿高荷橐之班遭時多難屬望
尤深若曰用真儒而天下無敵其惟進有德而朝廷自
尊得頗牧於禁中今何憂乎萬里運山川於掌上將自
靖夫四邊言觀偉績之無前咸曰褒綸之已後某得之
傳誦私以忻愉式遘孤鳳之暉敢贅雙魚之素有言粗

淺莫既精微

賀李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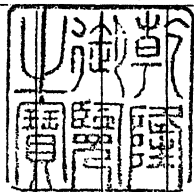
恭審光奉贊書峻登文部思皇多士聿生綜核之朝無
競維人式董銓衡之選國有公事人能誦言恭惟蔚
然阜夔之謨洋洋晁董之對金華勸講非堯舜之道
則不陳玉璽緘辭編詩書之冊而無愧茂對帝簡備極
儒榮乃顯四選之權獨處六曹之長咸造在庭而褒為
首已推名世之賢仰惟前代而訓厥官端正冢司之拜

某欣傳郵置敢後牋函諒藻鏡之餘閒流電岩之迅
矚嗣聞除目庸快夙心

賀王右司

伏審丕承帝簡密贊宰衡子大夫入覲王庭魏冠儒
科之一左右司學為丞相進聯台宿之三式負重名茲
惟妙選竊仰省曹之叢委適遭時事之艱難邊檄縱
橫而有日尋之戈甲京輦尊嚴而有蕩焚之孽火廟
堂相語宗社為懷是勤經濟之憂允賴彌綸之略天

將平治時乃疇咨恭惟文續古餘學到聖處以賢良
三策而為舉首人快覩先起徒步數年而取封侯上
見嗟晚聿班台佐宣久郎潛歷觀政路之聯每補侍
臣之缺思皇寵渥遄即禁塗某間譽處之甚都讀
除書而相賀天下自此寧矣知省闈之有人主上注意
倚之想巖廊之無日其為欣頌莫既蘊悰



秋崖集卷二十一